■責任編輯：陳敏娜 2015年11月18日(星期三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章含之回憶錄

老伴去世，悲傷不已。夜不能寐，隨手拿起一本老書：《我與喬冠華》，是他的夫人章含之新著。這本充滿感情的書，一下子便看完了。

喬冠華是中國著名的才子，早年因寫許多國際評論而著名。解放前一度居於香港，以「喬木」筆名寫了許多評論，引起國內外人士的注意。

解放後轉入外交界，最後官至外交部部長。章含之是名人章士釗的養女，進入外交部工作。喬冠華的原配夫人龔澎，也是一位女外交家，曾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，可惜英年早逝。

喬和章相識於文化大革命高潮的一九六七年。那時喬大概是外交部的部長助理或副部長，主管外交的是陳毅和姬鵬飛，都是老紅軍、老革命家。喬冠華這類知識分子型的幹部，還不可能承擔重任。

喬冠華剛失了老伴不久，章含之和一位姓洪的教授離婚之前已經分居三年，但還沒有辦正式的離婚手續。

後來不知怎地，毛澤東忽然想起要學英文來了，又不知怎地有人介紹章含之去當毛澤東的英文老師。

文化大革命時，由於章在毛澤東身邊，當然成了大紅人。而且毛澤東還關心了章的婚姻情況，批評她沒有正式辦離婚，不實事求是。於是章便說，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，和姓洪的辦了離婚手續。

當年在毛澤東身邊的兩位大紅人王海容和章含之，在毛逝世後便被認為是「四人幫」的同夥，都受到了政治審查。當年喬冠華再婚受到前妻的子女反對（包括喬的兒子喬宗淮——曾在香港新華社工作）。但周總理卻支持他們的結合，並批評了他的子女，說他們應該支持父親得到幸福。

往事並不如煙，章含之的回憶錄充滿了感情和悲傷，她和感情豐富的喬應該是十分登對的。可惜天不假年，讓喬冠華過早去世，拆散了這對同命鴛鴦。

我不知道章含之是否仍然在世，但願她晚年過得安定和愉快！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死過翻生

我們誰也沒有真正「死過」，對死亡的猜想，只能來自於曾經瀕死的人們。

這位名叫Anita Moorjani，在香港成長的印度裔女子，則曾經站在死亡邊緣，但最終回到人間。她把瀕死經歷寫成自傳，在世界各地出版，亦有舉辦講座，分享經歷。

Anita曾因淋巴癌病危。最後一次被送進醫院時，醫生告訴她的親人，只剩幾個小時向她告別。Anita在這幾個小時之內，的確「死」過一次。她感到自己突破人類的感官限制：她在病房內，感應到丈夫與醫生在走廊的談話；她當時在香港，感應到印度的親人正趕來見她最後一面……不僅如此，她還突然通曉萬物的道理，這種感覺可以用一個比喻表示：

「假設你走進完全漆黑的大房間，伸手不見五指。你手上有一支小小的電筒，你用它來照明，可以看到房間某些角落，但你永遠無法看到全貌。這就像我們活着的時候——我們一輩子，永遠無法看到世界、知識的全貌，只能看到很多片段，勉強織成我們想像中的網絡。我死亡的時候，就像是這漆黑的房間，突然開燈了，照出房間的全貌。當我重生時，燈又關了，我又得靠我手上的小電筒，但我不怕了，因為我曾見過房間的一切。」

從未瀕死的我們，也許覺得她說的東西遙不可及，甚至可能只是幻覺。但的確曾有人研究、採訪許多瀕死病人，他們的描述與Anita大體相同，只是基於各人不同的「死法」、背景，細節稍有差異。

我們從小被灌輸「眼見為實」這種觀念，所以對於未知的東西，總是極度懷疑，不願相信。然而我們能見到的、人類能知道的，又有多少呢？難道超出我們知識範圍的東西，就必定是假的嗎？

琴台客聚

彥火

莫言在泉州

莫言到了家鄉泉州。

較早，《泉州晚報》副總編輯郭培明兄已來電。

說是由中國文化部主催的第三屆亞洲文化論壇在泉州舉行。

這次活動邀請了兩位作家余秋雨和莫言。兩人都是老朋友。

余秋雨與莫言一前一後到了泉州。

余秋雨走後，莫言接踵而至。

莫言剛抵埗泉州，培明兄接通電話，要我與莫言聊幾句。

莫言在聽筒另一端甫開口，劈面就說：「潘先生，我剛到了你的家鄉泉州！」

「家鄉」是溫馨的字眼。

孕育着遠適他鄉遊子絲絲縷縷的思緒，是一個美麗而引人午夜夢迴的字眼。

出自莫言口中的「你的家鄉」，千千斤重，委實使我這個逾半世紀睽違家鄉的遊子哽咽，一時竟接不住話。

莫言在泉州說：「我到了泉州感到很親切，因為泉州籍作家裡有不少是我的老朋友，包括劉再復、潘耀明，還有電影《紅高粱》編劇、已故作家陳劍雨。」

據說，莫言一抵埗，便與泉州接待人員侃侃而談他與泉州籍上述幾位老朋友的交往。

莫言在接受《泉州晚報》訪問中，頗關注「閩派批評」。

他覺得泉州是一個文化積澱深厚、地域特色鮮明的地方，泉州作家所處的閩南語系非常獨特，如果在寫作中進行方言表述的嘗試，既能看到獨特的方言痕跡，又能讓大多數讀者看得懂、能接受，這應該是泉州作家嘗試個性化寫作的一個比較好的方法。

據統計，全球以閩南語為母語在內地的人數約為四千九百萬人，而使用者人口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十一名，在中國境內中僅次於以官話（北方話）、吳語和粵語為母語的人數。

二零零七年，閩南語為母語在內地使用者人數約為四千六百九十二萬人，仍為世界百大語言之一。

相信，適當吸收閩南語人文學作品，是可行的，而且可以突出閩南文學的特色。

莫言談到文化交流，需要潤物無聲的持續。

這不啻是真知灼見。

換言之，交流不能流於表面，而是要默默地、勤勤懇懇地耕耘，一點一滴地積累，套莫言所說的「潤物無聲」，才能做出實際成績。

這無形中，批評了那些喜歡譁眾取寵、好大喜功的鄉願式的人的做法。

不管怎樣，首個中國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到了家鄉，與有榮焉！

聽到這個消息，聽到莫言從家鄉傳來的話語，聲聲句句敲在心頭。

事後讀到來自泉州的報道，內心感到一陣亢熱。

莫言說：「泉州是一個奇妙的地方，這裡吸引我的東西很多。」

這幾句話深得我心。

作為異鄉人，家鄉是一個陌生而親切的名字。

（上）

百家廊

湯禮春

感慨單位

對於我們這些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人來說：在中國，單位太重要了！生活在一個好單位，就如同生活在「福窩」；而生活在一個差單位，就如同生活在最低層的一間四面徒壁的破屋。

一九八五年，我作為文化人才被市文化局從工廠調到了市群眾藝術館。那時的我有着凌雲之氣，自以為從此有了用武之地，前程充滿了錦繡和光明，然而我很快就從憧憬的巔峰跌到了現實的谷底。

群藝館是事業單位，按規定由市財政全額撥款，但由於我生活的這座小城經濟不發達，對文化事業也就無暇顧及，每個月撥給館裡的經費差了一大截，導致館裡一半的工資都發不起。為了生存，館裡只有拿出所有的群眾娛樂活動場所來開辦「溜冰」、「舞廳」、「錄相」這些能收費的項目。我調到群藝館名義上擔任的是「創作輔導員」，本職工作應該是組織指導全市文學愛好者的創作活動，但館裡平時卻安排我們這些專業人員到「錄相廳」和「舞廳」看門收票，只有上級和市裡有什麼應急的文藝活動需要我們時，才臨時抽出來幾天。

儘管這樣，我們的工資也只有一般單位的一半，就連文化氛圍都比一般單位差，一般的單位還訂上幾種報刊雜誌，我們館卻只訂了一份黨報，而且還是局裡壓下來訂的。

進入到九十年代，一些好單位紛紛給職工新修住房，就連新婚的年輕夫妻都能分到一套單元房，而我們一家卻依然住在館裡五十年代修的一間舊平房中，每天夜裡，猖狂的老鼠就鬧得我們難以入睡；而到了每年的梅雨季節，我們這破屋就潮濕得難以下腳，所有的衣物都散發着濃濃的霉味。我們全館的職工和家屬都共用一間露天廁所，每逢雨天之際，那蛆蟲就從廁所裡漫溢出來，爬得滿院都是。我們雖痛惡這樣的居住環境，但想靠館裡能修單元住房改善我們的居住條件，那是連做夢都是奢望的。

好的單位每年會組織一些員工外出旅遊，我們不僅想都不敢想，就連上級部門組織的一些業務學習和觀摩，只要牽涉到路費和會務費，館裡一次都沒有讓我們去過。每年過年的時候，一些好的單位紛紛給職工發放各種物資和獎金，而我們祈盼的是能發全工資那就謝天謝地了。

身在我們這樣的窮單位，最要緊的是身體，倘若生了病就慘了，單位裡是沒錢報醫藥費的，生了小病就只有從口糧中摳出點錢來去買點藥；倘若生了大病，那就只有等着去見上帝了。我們單位當時有個五十歲的文化幹部中了風，他老婆每天到館裡求館長報銷點醫藥費，館長無可奈何，只有見她就躲。那個女的見沒有指望，只有上街踩三輪車為老公掙點醫藥費。

到了九十年代中期，一些單位職工的工資每月都突破了千元，而我這個已有二十五年工齡的人每月拿到手的工資僅二百五十元，被人戲稱為「二百五」。因為一些有頭腦的同事紛紛鑽營走路子、託關係調到「銀行」、「財政局」、「稅局」這些好單位，只有我這個專業人才還執着地固守在清貧的館裡。我這個人不僅單純幼稚，還死要面子，不會拉關係送錢物這一套。我生活的那座城市只有上十萬人，大部分官員我都是熟悉的，稍稍有點權勢的官員，他們的妻兒甚至兄弟姐妹都安排在好單位。而像我這樣普通的文化人和工人，其家屬子女也大都在不景氣的單位。同樣我的妻子也在一家不景氣的工廠裡，她跟我一樣不僅從沒有享受到好的福利待遇，到一九九七年廠裡倒閉前最高工資也跟我一樣，只拿到二百五十元。工廠倒閉後，妻子的單位連一分錢的生活費都發不出了。

我雖拿着比農民工還差的工資，但在本職工作上卻一刻也不敢放鬆。我曾被上一級市政府評為「黨外人士立崗建業標兵」，我輔導業餘作者的事跡被文化部辦的《群眾文化》雜誌報道，並被本市電視台拍為「專題片」。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件讓我痛心疾首的事，我想我還會在清貧的群眾文化陣地上堅守一輩子。

一九九九年我們局裡的生活居住樓騰出了一套房子。我作為被市政府確定的「特殊人才」，向局裡要求解決我的住房問題，局長表面上答應我，暗中卻將房子分給了他尚未結婚的表弟。這使我幡然悔悟，別看一些單位的領導平常口中常常提到要「重視人才」，但事關自己的利益時，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重的。再加上此時兒子已到省城讀書，我一個月的工資尚不夠兒子一個月的生活費，生活的內外交困，逼得我這個年已四十七歲的中年人，只有辦了留職停薪，外出打工。

我和妻子在廣東打工四年後，終於積攢了一筆錢，正好單位要求我回去上班，我們就回到家鄉購買了一套住房。當我們搬進用自己血汗打工掙來的住房時，一些好的單位又開始給職工第二次分新房了，他們把原來花萬把元錢買下來的福利房轉手就賣了幾十萬元，這比我和妻子在單位工作一輩子加起來的工資還要多。想起同樣是人，因為在不同的單位，差別卻如此之大，我就不禁唏噓不已！

妻子的單位此時才正式宣佈破產，將廠房設備拍賣後按一年工齡四十元給工人來了個了斷。我的妻子有二十五年的工齡，只分了一千元，這在全中國的破產單位中可能稱得上是少之最了，反過來，妻子還要掏一萬餘元錢來續「社會保險」。二零零五年妻子終於開始在「社會保險」拿退休費了，也僅僅只有三百餘元，尚不到好單位退休職工的一個零頭。而就在妻子拿第一個月退休工資的時候，她卻被檢查出患有乳腺癌，不得不住院動手術和做化療，面對上十萬元的醫療費，妻子的單位已是人去樓空，向市社會保險辦詢問，答覆為：妻子的單位尚未納入社會醫療保險。為了救妻子的性命，我只有向親戚朋友們四處伸手借錢。新房的房貸尚背在身上，又背新債，壓得我難以透過氣來。

生活的艱難和壓力使我在十年前就患上了高血壓，拖到二零零五年，我又患上了嚴重的糖尿病，疲憊的身心，以及疾病的折磨，逼得我向局裡打了份報告，要求病退或內退。像我這樣五十好幾的年齡，又有三十六年工齡的老員工要放在別的單位，早就許諾條件動員退休了，而我們局裡雖同意我內退，但條件卻是要扣發我百分之三十的工資。

而當我載着很多的榮譽病退回到家中時，所拿到的薪水尚不夠每月所支出的醫藥費。如今，年近花甲的我依然在為生存問題而犯愁！嗚乎哀哉！我刻骨銘心地恨自己的命運不濟！不是生不逢時，而是生不逢好單位！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關之琳爲何揀在台灣爆離婚？

關之琳突然在台灣驚爆與富商陳泰銘「不是分手，是離婚」，還暗指劉嘉玲與陳泰銘被拍到結伴行山，沒有理會她感受，之後她接連繼續在台灣忙碌地出席活動及錄影節目，且暢所欲言，一反近年雌伏低調的作風。

陳泰銘居於台灣，台灣是他的主場，關之琳選在台灣爆料，大有可能是方便陳泰銘聽得明白，因為如在香港做回應，說普通話似乎過於刻意，在台灣做回應則順理成章講普通話，台灣媒體會錄播，滲透力強，陳泰銘從電台或電視都能聽到、看到。另一方面，有指陳泰銘的前妻不能承受他再婚消息，以及子女也反對父親再婚，因而迫使陳泰銘不敢公開與關之琳結婚的事實，要委屈她做「地下人妻」，關之琳爆料，他們都聽得清清楚楚，等於公告：你們反對無效，別自欺欺人。

在台灣上節目接受訪問，關之琳表現大方，有問必答。談到當初結婚非衝動，是經過詳細考慮，她感嘆自己看待愛情重於事業：「這一生都被愛情所拖累！」似在向陳泰銘發話，因有指陳泰銘要求關之琳不要工作，全心全意做他背後的女人，關之琳遂宣佈不再接商演，消失在公眾視線，結果仍要瞞婚，難怪她抱怨。

提到為何會承認離婚？她說因太多人問，「現在已經放下，很輕鬆。」並稱沒為離婚而哭，反而「覺得自己自由了！」被問到結婚是件愉快事嗎？她答：「曾經吧！」至於離婚原因，她透露因「無話可聊，已沒有感覺了。」

她自揭「沒拿半毛贍養費」，間接澄清自己非為錢嫁陳泰銘。

戲肉之一，被問與劉嘉玲是否好朋友？她拒絕談論：「這個不講了，謝謝！」沒為劉嘉玲澄清，弦外之音，太多想像空間，似定要將劉嘉玲牽涉其中。

關之琳連串動作表露了她的不忿，她要吐一口烏氣，是受的委屈太大吧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戒口的學問

不同療法有不同的戒口主張，對西藥來說，則是以不用戒口作為最大亮點——背後的前設是膽固醇藥能為你擋去一切！我記起老派西醫還多平衡一點營養及戒口的主張，但於現代醫學的論述下，已成了完全由藥物主導的世界了。

不同中醫也有不同的戒口主張。我的醫師很嚴謹，連生、冷、酸及奶也要戒。酸是因為入肝，有時會把外邪帶入肝而不能自解。奶生痰，亦阻中藥吸收，西方自然醫學亦早已詳細陳述牛奶的不是，以上兩項不詳談了。最多人過不了戒水果那一端（水果屬冷，大部分也屬酸，故煲熱了也不行）。一是水果有益已是非常根深蒂固的「常識」，二是大家覺得不吃水果會令排便非常困難。

這兒我想為此類主張的中醫澄清一下。他們的最大原因是寒涼——在他們的系統內（台灣的李璧如及「原始點」一派的醫師），認為寒涼是致命傷，而你又要吃他們的藥或食療，那就不能吃水果來相沖藥性。這類醫師大致上再分成兩派，一為平常也該少吃水果，另一為病時吃藥時不能吃。我的醫師曾解釋過，他認為水果是有益的，但問題是如今除了寒涼問題外，還有生物科技的問題，即基因改造。他難保病人不是吃有機的，又或有機的來源也是含基改的話，只會令病情加重。且他會分寒熱病徵，由感冒至癌症，也有分寒症還是熱症，如是寒症類病人，在重症階段甚至是微涼的蔬菜也不能吃。這是他在所屬醫療體系內的主張。

平常沒病沒痛，我們當然也吃水果。但孩子兩歲前我們不多給，因為怕寒氣入侵，香港四處也早已冷氣滿溢。即使很偶爾吃一次，也盡量吃室溫的，人家看到我們浸暖從雪櫃拿出來的水果時，大概嚇得目瞪口呆了。

聽過一生動的說法：是你吃和喝的東西冰冷，但大、小二便出來卻是暖的——最簡單的邏輯已足以令人推論出加熱的能量就是從腎氣（即一個人的元氣）而來。所以每次吃喝低於體溫的東西，其實都要損耗我們自身的能量去幫它們「同化」，亦即消化後才轉化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。

這也是我們還未給孩子吃雪糕的原因。

元氣用來留給生長及發育吧！

鵬程萬里

趙鵬飛

集體自殺的錦鯉

為了決定是否要養一隻小貓，糾結了兩三年。本來不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，在這件事情上忐忑，全是因為魚缸裡那些自殺的魚，讓我念念不忘。

為了有個帶院子的小房子，我不惜住在離公司很遠的村屋裡，每天搭地鐵上班也要一個半小時。不趕時間的時候，我就在中大站出地鐵，然後假裝大學生，從中大校門高大的牌坊下大模大樣地進去，直直的通道兩旁，都是高大的黃麻樹。可能是樹太老的緣故，樹皮都皺裂開來，半剝落半黏連。很容易讓我想起小時候，看到街上叫花子們裡三層外三層裹着的衣服。裹在油晃晃軍大衣裡面的花襯衣，領子還算完整，下襬就已經襤褸得像很久未梳理的雄孔雀尾巴。

很喜歡在中大這條通道上閒逛，兩邊看似不經意的紅磚房子，其實都精緻耐看。歐式的尖頂子，配上瘦瘦高高的窗子，還有漆成朱紅色圓頂窄扇門。每一棟紅房子周圍都繞着幾棵大榕樹，細碎的葉子擁擁簇簇，枝條間又垂下無數鬚根，正好到人頭頂處。走在樹下，撩撥得人心癢癢的，總忍不住想去紅房子裡坐一坐，攤開一本書，正經八百地再做會兒學生。

心裡這樣想，終歸一次也沒有實踐過。歲月打磨，雖說面容不至於滄桑，心，卻無法再像學生時代那樣澄淨了。

中大錯錯落落的紅房子，在佈局上很中國。以中間的大草坪為中軸，地道的軸對稱格局。這一點上也符合廣州的氣質。華洋雜陳幾百年的廣州，哥特式、古羅馬券廊式、仿巴洛克式的騎樓比比皆是，粵語裡舶來的英語單詞，早已在唇齒間揉搓得粵聲粵味。但是，年年端午賽龍舟，春節舞獅子的習俗，甚至比傳統文化傳承悠久的北方，來得更為濃郁。

每回路過中大榮光堂，是一定會進去坐一坐。榮光堂是一座紅磚房子的西餐廳。味道普通極了，我在家裡隨隨便便料理個通粉，擺在這裡的桌上也必定技驚四座。不過，坐在榮光堂角落裡的大窗戶下，透過欄杆，看看遠處草地，三三兩兩勾肩搭背走過的年輕身影。再難以下嚥的牛排和咖啡，也能咂摸出想像中的滋味。

在榮光堂用完了午餐，得趕緊騰位子。這裡座位少，鋪着格子桌布、擺着小花瓶的小方桌，是校園愛情的培養皿。耳鬢廝磨的日子誰都有過，何必這麼不識趣呢。

繼續沿着這條中軸通道走到頭，就到了珠江邊，書有「國立中山大學」石牌坊，正對着濁黃的江水。中大碼頭也在這裡，有船可以坐到對岸的天字碼頭。通常半個鐘會有一班船開出。十多分鐘的航程，船抵天字碼頭，登岸後再步行五六分鐘，就到了公司樓下。江水雖然不清，站在夾板上，還是能看到有灰色的鯽魚，隨着船尾逐來逐去。雖然常常也發微博、寫文章批評市府不作為，但到底這幾年治理河涌污染有一點成績了。

看到江裡的游魚，心下一湧，下班的時候就去買了一個撇口的大瓷缸。五六十公分深、四五十公分寬的白瓷缸子，外壁繪了一圈魚戲蓮葉。大寫意的丹青、硃筆的錦鯉很靈動。又專門跑了一趟花地灣，選了十一尾兩吋長短的大紅色錦鯉。在院子裡看清水紅鯉碧波婉轉，成了每天晨起必修的功課。魚兒暢快，心中偶有鬱積，也很快能消消散散。

我不信科學家說魚兒只有七秒鐘的記憶，看着牠們總喜歡兩兩三三，擺動紗幔一樣的尾翼，看久了便知道，誰總和誰在一起，誰總不和誰在一起。跟這十一尾魚兒，相處了一年多，天天餵食兩相愉悅。直到有一次出差時，廣州連下了幾日暴雨。露天放置的魚缸水滿橫溢，魚兒們借機集體躍出了缸外。

等我歸來時，已是陽光晴好。阿彌陀佛，十一條魚兒早已散落在院子裡曬成了魚乾。